

点燃苗寨的火塘

2015年年末，在贵州省黄平县的文化中心，龙阿朵当着县文化中心负责人杨德的面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用半年的时间把苗寨的火塘搬上北京的舞台。通常，这样一台演出可能要花费六七百万元，但龙阿朵只有一百万的经费。即便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曾与张艺谋合作过“印象”系列演出，龙阿朵还是有点儿“忐忑”。

2016年，龙阿朵花了5个月时间创作和执导的苗族舞蹈诗《巫卡调恰》（苗语，意为外婆的歌谣）在北京连演三场，每场都座无虚席，专程从陕西、海南等地赶来的观众涌向舞台与演员拥抱。有人评价，剧中的火塘“点燃”了苗人的乡愁，“烧热”了对故乡苗寨的记忆。

火塘是苗族生活的中心，吃饭、取暖、议事大都围绕火塘进行。苗族人家家家户户都有火塘，生生不息，是一个民族温暖的磁场。



龙阿朵左手的银镯子是现在她身上唯一的苗族符号。这是外婆留给她的，她时不时转动手腕上的银镯，仿佛正在跟外婆进行灵魂的对话。小时候，龙阿朵挨着做刺绣的外婆靠在火塘边，听她唱古歌，苗族的历史和家风在古歌中传承。

舞蹈诗《巫卡调恰》时长70分钟，所有故事都围绕火塘展开：火塘上方祭放着谷种，外婆坐在火塘边为孙女穿上苗族盛装——百褶裙、围腰、凤冠，哼唱古歌讲述苗族的传说。

2014年冬天，龙阿朵受邀回到家乡。当她裹着棉大衣无意中走进镇里的小学时，发现学生只穿着几件单衣御寒。宿舍里，学生用破棉絮代替被褥，有些床铺干脆垫着稻草。她边抹泪边在朋友圈求助。看着棉衣棉鞋从全国各地涌来，这位导演仅仅开心了5分钟便开始琢磨作为艺术家去扶贫究竟能做什么。

“虽然文化丰富，但我们缺人才，没有走得出去的好作品。”一直渴望外援的县文化中心负责人杨德与龙阿朵一拍即合。他给

这位文艺志愿者提了个要求，演员要从当地找，避免外来演员一走节目就死的窘境。“如果需要，我愿意扎在这里搞创作。”龙阿朵立下军令状。

十天后，龙阿朵组织了一支文艺扶贫队伍再次回到黄平。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龙阿朵以为找演员不难，她记忆里的黄平人“会说话就会唱歌，能走路就能跳舞”，每个寨子的马郎坡是青年男女对歌谈情的地方，家家户户的火塘旁男女老少和着芦笙起舞，通宵达旦。然而，现实和这些离开苗寨30多年的记忆完全对不上号。苗寨的火塘渐渐熄灭了，马郎坡不再有歌声。

寨子里的老人摇摇头，“现在的人谈恋爱不会唱歌，看看电影吃吃饭就结婚了。”保留在农耕文化里的火塘渐渐退出楼房里的城市生活，饭店里的聚会难见欢歌起舞。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能多学几首苗族大歌再走成为一位年近八旬的古歌传承人最大的心愿。

为了选演员，她满大街游荡，见到长得顺眼的姑娘小伙儿就立刻冲上去询问会不会跳舞。最终入选的20位演员分别是县城服



装店售货员、餐饮店服务员、外出打工者以及7岁男孩的妈妈。这位准备就地开展文艺培训的导演向演员竖起一根手指，“只要有‘真’，我就能点燃你们。”

未受过专业辅导的演员就在没有把杆、镜子，临时用木板搭起的舞台上排练，每天训练9小时。1小时的训练强度等同于做15分钟平板支撑，而普通人坚持两分钟都很难。5个月里，每位演员都踢坏了好几双舞蹈鞋。

王小英因为训练瘦了20斤，“我第一次知道我也能跳舞，我的身份可以不只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而是把苗族宣传出去的人”。

“我就是迁徙的人，演得出剧里留恋故乡的眼神”。演员袁金培高中毕业后随县里的务工潮去广东一家服装厂打工。为了赶工，他曾三天没合眼。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演。”龙阿朵告诉演员，“把火塘当成民族的生命之源，去呵护、去爱。”

她做了个道具火塘给演员示范，身体前倾，对着柴火轻轻吹气，注视火苗起伏，像

感受心脏的跳动。她跪在火塘边说：“这是用身体语言来表达火塘文化。”

这是一部关于苗族历史的舞蹈诗。涿鹿大战失败后，蚩尤率领苗族先民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西、向南迁徙。《巫卡调恰》就是通过坐在火塘边的外婆吟唱古歌来呈现这一段历史。扮演灵魂的演员踩着象征黄河的黄绸倒退行走，面朝灯光走向黑暗，眼睛始终望着故乡。

在山里，龙阿朵把每天的黄昏时间留给自己思考。她看到一朵云的形状像极了苗族祖先蚩尤，蓄长须，一头乱发。她还发现一只苗族奉为图腾的蝴蝶一直跟了她两个小时。这位导演逢人便讲这些经历，期待对方回一句“你注定要做这件事”。

生活在仅有一家电影院的黄平，原本能歌善舞的苗族平日里接触最多的“表演”只剩下广场舞。看完《巫卡调恰》的排练，有观众很疑惑：“这哪是戏，这和以前坐在火塘边听老人讲故事一个样。”一位认为跳舞是不务正业的父亲看到女儿“一板一眼把苗族演活了”，寡言的汉子也学着城里人的